

# 文化转向视域下，《红楼梦》中含“缘”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

## ——以霍克斯译本为例

杨素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在文化转向理论视域下，本文以霍克斯译本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红楼梦》中含“缘”文化负载词的类型结构与翻译策略。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揭示“缘”在英译过程中所呈现的语义调适与价值重构机制。研究认为，霍克斯在保留命运叙事框架的同时，对“缘”的宗教哲学内涵进行了适度世俗化转化，实现了跨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再编码。

**【关键词】**：文化转向；《红楼梦》；缘；文化负载词

DOI:10.12417/3041-0630.26.04.100

### 1 引言

20世纪以来，翻译研究在“文化转向”的推动下，逐渐突破语言对等与文本层面的技术性讨论，转而关注翻译活动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意义生成与价值重构。翻译不再被视为单纯的符号替换，而被理解作为一种文化阐释行为。宋菁（2017）在探讨《红楼梦》中“缘”的翻译问题时指出，相关词语的转换不仅涉及语际层面的表达差异，更关涉源语文化价值在目标语中的再建构。这一论断揭示了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核心：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实现目标语读者可理解的表达。

作为高度浓缩文化信息的语言单位，文化负载词往往承载着宗教观念、哲学思想与社会心理结构，其翻译效果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在英译《红楼梦》的过程中，霍克斯以文学性与可读性见长，但其处理方式亦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特定文化语境中的价值取向。因此，在文化转向视域下考察霍译本中含“缘”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有助于揭示经典文本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流变。

因其文化与哲学内涵的复合性，“缘”在英译过程中极易发生意义转移或文化调适。基于此，以霍译本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其对含“缘”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方式，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文化转向背景下经典文学翻译中的价值选择与意义重构问题。

### 2 含“缘”文化负载词的类型与文本功能

《红楼梦》原著含“缘”文化负载词词条共计90条，合净条共21条（宋菁，2017），其中涵盖叙事标题与正文语境，呈现出稳定而多层的语义结构。结合词汇组合方式与思想内涵，可将其大致归为三类：宗教哲学类、情感伦理类与叙事象征类。三类词语既各具功能，又彼此交织，共同构成小说命运结构与价值体系的重要支点。

#### 2.1 宗教哲学类：“缘”的因果结构

此类词语主要包括“缘起”、“万缘”、“随缘”、“修缘”、“化（善）缘”、“得（善）缘”、“缘法”、“幻缘”、“尘缘”等。其语义根基与佛教因缘观念密切相关。林雨亭（2014）指出，“缘”在佛教思想中强调事物生成的条件性与相依性，并在汉语语境中不断演化，成为解释人生际遇与命运安排的重要概念。《红楼梦》借“缘起”统摄人物命运之发端，以“尘缘”指涉尘世牵系，以“万缘”象征人生诸多羁绊，呈现出明显的宗教哲思色彩。

#### 2.2 情感伦理类：“缘”的人际维度

此类词语包括“姻缘”、“情缘”、“天缘”、“俗缘”、“夙缘”、“缘分”、“有缘”、“无缘”、“投缘”、“结缘”等。它们多用于描写人物之间的情感联系与婚姻安排，体现传统社会对命定关系的理解方式。孟一帆（2007）指出，《红楼梦》的“情本思想”贯穿全篇，而人物间的情感纽带往往以“缘”加以表述，使情感关系具有超越现实的命运色彩。小说通过“有缘”、“无缘”等表达，小说在伦理层面建构出一种特定的人际秩序。

#### 2.3 叙事象征类：“缘”的意象建构

第三类词语主要体现为象征性表达，如“仙缘”、“木石姻缘”、“金玉姻缘”、“金石姻缘”、“一面之缘”、“有缘者”等。这些词语多出现在关键情节或标题结构中，具有高度凝练的象征意义。郑晨寅（2000）从木石崇拜角度阐释“木石奇缘”的原型意义，指出其背后蕴含深层文化象征。该类含“缘”文化负载词在文本中预示人物归宿，形成贯穿始终的命运线索。

### 3 霍克斯译本中“缘”的翻译策略与价值重构

在文化转向的理论框架下，翻译被视为一种深度嵌入社会文化语境的重写活动。译者不仅传递语言意义，更在不同价值体系之间进行选择与建构。以霍克斯英译本《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为考察对象，可以发现其对《红楼梦》中含

“缘”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并非单一策略的机械运用，而是在叙事功能、语境逻辑与目标文化接受度之间形成一种灵活而自觉的调适。

本章将从翻译策略类型、文化意义的保留与转移以及译者主体性与文化立场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 3.1 翻译策略类型分析

在对语例进行归纳后，可以将霍克斯对“缘”相关表达的翻译方式概括为三类：语义阐释型翻译、语境重构型翻译与文化转化型翻译。这三类策略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具体文本中交叉运作。

(1) 语义阐释型翻译：抽象义的显化处理：“缘”作为高度概括性的哲学概念，在原文中往往具有语义凝缩与情感留白的功能。霍克斯在处理“缘分”这一上位概念时，多采用解释性表达，如“affinity”，“fate”和“Karma”。这种处理方式并非逐字对应，而是通过意义拆解，将“缘”所蕴含的“因果”与“宿命”成分加以显化。

例如，“有缘”在原文中既可指情感契合，也可指命运安排。霍克斯常根据具体语境分别译为“have been fated to meet”和“be a bond”。此类表达弱化了汉语中“缘”的哲学内涵，却增强了英语读者的理解可及性。可以说，译者在此采取的是语义层面的功能对等，而非形式对等。

在“姻缘”词语的翻译中，霍克斯亦常将其还原为“be destined to be married”、“affairs of matrimony”等组合结构，使抽象的“缘”转化为具体的人际关系类型。这种阐释性策略使原文含混之美转为目标语中的清晰表达，体现出译者对叙事连贯性的重视。

(2) 语境重构型翻译：叙事逻辑中的意义调适：相较于哲理性表达，“缘”在小说叙事中往往承担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例如“奇缘”、“天缘”、“木石姻缘”、“金玉姻缘”等，不仅指涉人物关系，更构成命运结构的象征系统。

霍克斯在翻译“木石姻缘”时，未拘泥于字面意义，而通过叙事性表达强化其象征意味，将其转化为一种“the marriage of stone and flower”的隐喻性表达。这种处理将文化符号融入叙事语境，使读者在故事进展中逐步理解其寓意。

可以看到，在此类策略中，译者并未执着于再现“缘”字的文化浓度，而是根据人物心理与情节发展进行语境化调适。这体现了翻译作为叙事重构行为的特征。

(3) 文化转化型翻译：价值系统的转换：“尘缘”、“俗缘”、“夙缘”、“仙缘”等词语明显带有佛教因果观念与超验意味。在英语文化语境中，若直接音译或直译，易造成理解隔阂。霍克斯多采取文化转化策略，将其融入西方读者熟悉的命运观或宗

教隐喻中。

例如，“尘缘”常被译为“worldly ties”或“earthly ties”。这种表达弱化了佛教“轮回因果”的哲学深度，但强化了“尘世羁绊”的伦理含义。同样，“随缘”被译为“be fulfilled in accordance with Karma”等表达，将东方顺应自然的处世哲学转化为一种生活态度式的劝诫。

在此意义上，译者完成的并非简单的语义转换，而是价值观念的重组。原文中以佛道思想为背景的“缘”，在译文中被置换为西方读者可以理解的命运叙事或伦理表达，从而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可读性目标。

### 3.2 文化意义的保留与转移

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影响文化意义的呈现方式。在霍克斯译本中，“缘”的文化内涵呈现出“部分保留、部分转移”的状态。

(1) 宿命观念的延续：《红楼梦》以“缘起”、“因果”为叙事起点，构建了宏大的命运结构。霍克斯在总体叙事框架上保留了宿命意义。石头入世、宝黛相遇等关键情节仍被置于“fated”或“predestined”之下，使读者意识到人物关系并非偶然。

虽然“缘”的哲学层面被简化，但其作为命运机制的结构功能得以保存，译文仍然呈现出一种命运早已书写的叙事氛围。

(2) 佛道思想的弱化与世俗化：在具体表达层面，“缘”的宗教背景往往被淡化。例如“万缘”、“修缘”、“化缘”等佛教语汇，在译文中多转化为一般性行为或心理状态。其超越性意味被削弱，转而强调情感关系或现实处境。

这种转移使“缘”从宇宙因果系统中的哲学概念，转变为人际互动中的情感纽带。文化重心由宗教形而上层面移向世俗伦理层面。这种变化既降低了文化隔阂，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原著的思想深度。

(3) 象征系统的重新编码：“金玉姻缘”与“木石姻缘”构成小说核心隐喻体系。霍克斯通过诗化语言与情节铺陈，使这一象征结构在英语文本中得以延续。然而，其象征意义更多呈现为与命运相关的文学意象，而非儒释道交织的命理系统。可以说，“缘”的象征价值得以保存，但其文化根基发生了重构。

### 3.3 译者主体性与文化立场

翻译并非中立行为，而是译者在文化立场上的主动选择。霍克斯长期浸润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中，对《红楼梦》怀有深厚理解（闵福德：2014）。然而，其译本面向英语世界读者，必须在忠实与可读之间取得平衡。

(1) 审美优先的翻译取向：霍克斯重视文学性与叙事流畅度。面对含“缘”的哲学概念，他更倾向于维护小说的情感节

奏,而非直接展示宗教思想体系。因此,其译文呈现出较强的叙事连贯性与文学美感。

(2) 跨文化调适中的价值选择:在文化转向理论视域下,翻译被视为价值再生产过程。霍克斯通过对“缘”的语义重组,使其嵌入西方读者熟悉的命运叙事结构中。这种选择体现了译者对目标文化接受机制的敏锐判断。

(3) 重写与再创造:总体而言,霍克斯对“缘”的翻译构成了一种文学性重写。原文中的哲学厚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但小说的情感力量与命运结构得以传达。译者并非削弱原著,而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塑其价值形态。

综上,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中含“缘”文化负载词时,采取了多元策略,并在文化意义的保留与转移之间形成动态平衡。其译本既延续了小说的命运结构,又在价值层面进行了必要的重构。由此,“缘”在英语语境中呈现出新的意义形态,既保有原作的叙事核心,又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再生文本。

#### 4 结语

在文化转向的理论视域下,翻译已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语

言转换行为,而是一种深度嵌入权力结构与价值体系之中的文化实践。本文以霍克斯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围绕《红楼梦》中含“缘”文化负载词的类型分布、语义结构及其翻译策略展开系统考察。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缘”在原著中既构成叙事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承载佛道因果观与世俗伦理观念,是贯穿全书的重要思想枢纽。

在霍克斯译本中,“缘”在语义阐释、语境调适与文化转化等多重策略的综合运用下实现意义重构。其译文在叙事结构上保留了宿命性的命运框架,但趋向于弱化宗教哲学内涵,强化情感关系与人物心理维度,从而使“缘”的文化重心由形而上层面转向世俗叙事层面。该过程既体现了译者对目标读者接受机制的考虑,也彰显了译者主体性的积极介入。

因此,可以认为,霍克斯对“缘”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语境中的价值再编码。其译本在忠实与创造之间取得了相对平衡,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概念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实践范例。

#### 参考文献:

- [1] 宋菁.《红楼梦》中“缘”的跨文化阐释与源价值重构[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 [2] 林雨亭.传统文化范畴“缘”的语义及《红楼梦》佛缘思想分析[D].福建师范大学,2014.
- [3] 孟一帆.缘系宝黛情广天下——论《红楼梦》的“情本思想”[J].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7.
- [4] 郑晨寅.从木石崇拜看《红楼梦》之“木石奇缘”[J].红楼梦学刊,2000.
- [5] 闵福德.汉英对照版《红楼梦》序[M].范圣宇,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6
- [6]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7] David Hawkes.The Story of the Stone[M].Great Britain:the Penguin Groups,1973-1986.
- [8] Bassnett,S.(2002).Translation studies(3rd ed.).London:Routledge.
- [9] Lefevere,A.(1992).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Routledge.